

天大旱 我们大干



四川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目 录

“天大旱，我们大干！”	(1)
春风吹绿黄河岸	(7)
都江银水穿山来	(12)
江南红似火	(19)
塞上抗旱图	(24)
戈壁绿洲	(30)
英雄树	(35)
鄂伦春人的今天	(43)
踏平川江千里浪	(47)
大渡河上万木流	(52)
新的脚印	(55)

“天大旱，我们大干！”

地处太行山区的昔阳县，今年经受了一次特大干旱的考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全县干旱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样的大旱，没有吓倒昔阳县人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以大寨为榜样，同干旱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豪迈地说：大旱，是个大考验；大旱，是一次大的教育；大旱之年，是动员我们从长远着眼，下决心解决水利问题的一年。

眼下已是白露时分。全县的旱象仍未解除，农业生产较之往年减收，看来已成定局。但是，在昔阳所看到的，人民群众不是愁眉苦脸，而是高昂的革命精神；不是束手无策，而是坚持不懈的斗争；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踏踏实实为全县农业发展的百年大计辛勤战斗。

大 考 验 的 一 年

昔阳今年的大旱，是近百年来罕见的。根据旧昔阳县志记载，一八七七年四至八月，全县旱了五个月，庄稼枯死。一九二〇年，开春风调雨顺，入夏后久旱无雨，造成大灾。今年的大旱，时间持续了七个月之久，干旱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两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昔阳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

“农业学大寨”的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治山治坡，整滩改土，许多瘠薄的山地，变成土厚肥大的水平梯田，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一九六六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多斤。但到一九七一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就达到了六百四十一斤。这一年，全县各社队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等于一九六六年全县粮食的总产量。

农业生产的快步发展，使集体经济更加巩固，人们看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也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因此，当干旱到来时，从县委到社队，从干部到群众，心不慌，脚不乱，从容不迫，沉着应战，夺得了抗旱抢种和抗旱保苗的初步胜利。

可是，夏旱刚过，秋旱又接上了头。在庄稼抽穗结实的关键时刻，昔阳仍然酷热少雨，全县百分之八十的“大寨田”，虽然肥大、土层厚，但也无法抗拒这历史上少见的大旱。

在这一严重的考验面前，英雄的昔阳人民在中共昔阳县委的领导下，一方面加紧抗旱，千方百计减少当前灾害的损失，一方面更从长远着眼，开展起轰轰烈烈大办水利的群众运动。全县上下团结一致，决心要在明年春耕前增加一批水浇地。他们说：大旱，我们大干！大旱之年是大动员的一年，我们一定要抗出个水利化来！

大教育的一年

大旱之年，在昔阳也是大教育的一年。

在抗旱斗争的日子里，昔阳县广大农村的田边、水利工地和炕头、饭场上，忆苦思甜会一个接着一个。瓦邱公社大瓦邱大队的贫下中农，含着泪倾听老贫农胡光忠痛述在旧社会大旱灾时，一家人的悲惨遭遇。一九二〇年昔阳大旱，地里不见

青，穷人家无粮。胡光忠一家生活无着，抱头痛哭之后，先把家里女人卖掉，接着老人又饿死了。两个月之内，全家七口人只剩下两口，胡光忠拄着木棍逃往外地讨饭，直到解放后才回故乡。贫下中农回忆着旧社会受灾时的悲惨遭遇，对比着新社会受灾不见灾的情景，更加热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忆苦思甜会，成了阶级教育的大课堂。

在抗旱紧张的七月下旬，昔阳县委因势利导，决定用典型教育干部。县委书记陈永贵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带领各公社党委负责同志，跑了十六个公社八十九个大队，看了正在发挥抗旱效益的水利工程；看了郭庄水库下面三千亩一片青翠的水稻；也看了无水利设施的旱地上矮小枯黄的庄稼。大家一边察看，一边议论。

人们来到大寨大队，看到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七沟八梁一片青绿，搬山填沟新造的“人造平原”上，庄稼分外茁壮。大旱之下，长出这么好的庄稼，是大寨偏了雨吗？没有。这些年来，大寨社员在治山治坡改土造田时，重视了水利建设。他们修通了十四里长的盘山水渠，垒坝修水池，低水高调，远水近用，使历来干旱的虎头山下的梯田里浇上了水。大家说：大寨的好庄稼，是办了水利与天争出来的。

安坪公社安坪大队的水利工程，更给人以新的启发。几年前，这个大队还是全县有名的后进队。一九六八年开始深入学大寨，干部社员依靠集体力量，综合治理山水，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苦干四个冬春，建起四座小水库，蓄上山洪水。今年抗旱中，男女老少上工地，又修成一批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工程，加上井灌，现在，一千三百亩地里长出了绿油油的好庄稼。

典型，最有说服力，最能教育人，一看一比，找出了差

距，学到了经验。许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过去，也学过，也说过，就是没有真正的理解。今年的大旱，有的尝到了办水利的甜头，有的吃了没办水利的苦头。现在才真正明白，顶不住大旱，不怨天，不怨地，就怨没有办水利。在全县的抗旱会议上，陈永贵同志分析了农业生产的形势，表扬了全县人民坚持抗旱斗争的精神，满怀信心地说：大旱，是一件坏事，它旱坏了庄稼，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大旱，这个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它震动了人们，教育了人们，让人们认识到：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既抓土，又抓水，只有切实抓好水利建设，才能增加土地的抗灾能力，保证农业的高产稳产。

大 发 展 的 一 年

今年的大旱，促进了人们大办水利的坚强决心，使大旱之年的昔阳，变成了水利建设大发展的一年。大旱之下走遍全县，到处是抗旱保苗的人群，山山沟沟摆开了抓水抗旱的战场。山上开石炮声隆隆，工地上热火朝天。昔阳出现了从来没有的水利建设高潮。许多从前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奇迹般的出现了。许多社队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原计划三至五年的工程。人们在不同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抓水办法。

地处高山沟壑的社队，主要是垒石砌坝，建设水库，蓄积洪水。安坪公社社队合办的杏庄水库，是由群众自行设计，就地取材建设的。这座水库高达三十米的大坝，全是用方形石块砌成的。他们利用水库侧面的山沟做溢洪道，逼河水改道，使水库下面的大河滩变成一片稻田。去冬开始施工的这座水库，

现在已完工蓄水，坝里库水清清，坝外秧苗茁壮。界都公社安阳沟里两个大队，在沟里建起三座水库。水库上游又建一个“沉沙库”，让洪水在这里停留一下，沉淀泥沙之后再进入水库，既减轻泥沙的淤积，又能延长水库的使用寿命。现在，昔阳几条大河沿岸和山沟里，都在建设小水库。县、社、队三级办的二百多个中小型水库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松溪河及其支流沿岸的社队，想方设法打水井，挖拦河渠截潜流，让地下水流出地面，浇灌农田。城关公社红旗、向阳等五个大队联合起来，在北河边上兴建大口井群，从河滩开始，沿着山坡逐步升高，准备打十五眼大井，逐井倒水，把河滩潜流水引上高山。现在第一号井已经完工出水。全县沿河社队，正在施工的截潜流工程有七十五处，打大口井二百八十眼。昔阳人民让潜流多年的地下水流上地面，为水利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没有山沟可建水库，没有地下水可挖的地区，有没有条件办水利？昔阳人民的回答是：事在人为。

大寨公社南坳大队地处高山顶上，过去人畜饮水都要从山下挑，人们作梦也不敢想水利化。现在，这里点起了开山炮，在高山顶上炸石修水池，同时修建高灌提水工程，从山下提水注入山顶水池，用来浇灌高山地。今秋，这项工程完工后，高山顶上的南坳，将有三百亩水浇地。现在，全县各社队正在施工兴建的高灌提水工程有二百七十处，筑高山水池三百零七座。瓦邱公社地处石灰岩山区，没有地下水源，河床漏水，也无法修水库，一向被称为“干瓦邱”。他们的办法是在山梁上打旱井，一、二亩地一眼。全公社计划今冬打一千三百眼，初步形成一个高山旱井群，蓄满水后，每眼可浇地二亩。

“天大旱，我们大干！”昔阳人民在抗旱斗争中焕发出来

的革命干劲和智慧，正推动水利建设迅猛发展。广大干部和社员，依靠集体力量，修水库，开水渠，打水井，挖旱池，截潜流，建灌站，千方百计找水蓄水，扩大水浇地面积。全县人民，团结战斗，短短几个月内，已建成各种小型水利工程九百多项，工程之多，速度之快，质量之好，大大超过了往年。

大旱，使人们对于水有了新的认识；抗旱斗争，农田水利建设的大发展，更使昔阳人民高兴地看到未来。他们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伟大教导，加快农田水利建设的步伐，为今后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载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春风吹绿黄河岸

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河南省的兰考、开封、郑州视察了黄河和黄河北岸的人民胜利渠，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为沿河亿万人民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主席的号召，象春风一样吹绿了黄河两岸。最近，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访问了兰考、开封、郑州和人民胜利渠灌区。所到之处看到的是：治黄和开发利用黄河水沙资源的工作，获得了很大成就，这些市、县的黄河两岸，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绿色的防洪屏障

我们在这几个市、县访问时，沿着黄河大堤走了几十公里。只见气势雄伟的黄河大堤，堤身坚实，堤面平整；堤上草茂林密，既象一座水上长城，又象一条绿色防护林带。奔腾咆哮的黄河水，在两岸大堤的夹持下，驯服地流向远方。

解放前，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不去治理黄河，河堤单薄低矮，残缺不全，一遇洪水就决口，泛滥成灾。仅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三十四年中，黄河就决口一百零七次。

为了治服黄河，早在一九四六年，沿河解放区的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治黄工作。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以后，

治黄运动更加汹涌澎湃。兰考、开封、郑州等地，每年冬春，都动员大批劳力，加高培厚黄河大堤。兰考县人民，在管辖的堤段上，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秸料坝埝，全部改成了石坝，同时修建了不少新坝和护岸、护滩工程。郑州辖境内的黄河大堤，共长三十二公里，几乎都是常年靠水的险工，是黄河出邙山进入平原后首当其冲的一段。二十年来，郑州市的干部和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这段堤防普遍进行了整修。开封市人民，对柳园口险工，在历年多次整修的基础上，今年春季又再次加固。他们组织二百多人，从相距二百多里远的巩县红石山运来石头，奋战两个多月，把一百三十多米长的坝身周围，全部改成块石浆砌。

这几个市、县沿河的广大群众，为了防止风浪冲刷堤防，在黄河大堤的两面种植了大量的树和草。据统计，这些年来共植树五百二十多万株。大量植树种草，不仅起到固堤保土的作用，还为防汛抢险培育了材料，给国家和集体提供了建筑用材，沿堤社队也增加了收入。

过去受过黄河水灾的人，都懂得护堤的重要。兰考、开封、郑州等地沿河的社队，都建立了护堤组织，生产队都有专职护堤员。开封市杜良公社刘京砦大队护堤组，是一个被人们称赞的先进护堤单位。全组七个成员，人人以堤为家，白天在堤上巡视，夜晚住在堤上的防汛室。对堤上的一草一木，都倍加爱护。全组养护的二千二百米堤段，经常保持堤面平整，电话线路畅通，对树木管理得也好。

这几个市、县沿河的广大群众，平时精心地养堤护堤，每年到了夏秋洪水季节，又组成浩浩荡荡的防汛大军，战斗在黄河大堤上，保卫了黄河堤防的安全。

毛主席给俺幸福水

天不下雨不去求，
手牵“黄龙”顺渠流；
毛主席给俺幸福水，
无雨也能保丰收。

这是人民胜利渠的灌区内，获嘉县亢村公社王管营大队的社员，歌唱开发黄河水利资源的一首赞歌。

王管营大队位于人民胜利渠灌区中部。过去，这里十年九旱，农田产量很低。人民胜利渠的兴建，使这里出现了纵横交织的渠道网。社员们看到引来的黄河水，欢快地说：过去只知道黄河水淹地，不知道黄河水能浇地。现在，黄河水能为俺们服务，全靠毛主席、共产党的好领导。这个大队在引黄灌溉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井灌，排灌配套，井渠结合，把全大队绝大部分耕地建设成了高产稳产田，粮棉产量连续七年跨《纲要》。

人民胜利渠灌区内的新乡县洪门公社，是历史上的老盐碱窝。群众形容这里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播种好几遍，亩产几斤粮。人民胜利渠送来黄河水以后，这个公社的社员坚持引水灌溉，淋盐洗碱，同时采取其他改碱措施，已使全公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盐碱地得到改造，其中绝大部分成了旱涝保收田。一九七一年，全公社平均粮食亩产五百八十九斤，棉花亩产皮棉一百零五斤，分别比引黄灌溉、治碱改碱以前增长近三倍和四倍。由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现在，这个公社已由一个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依靠”公社，变为粮、棉、油“三贡献”的公社。

现在，人民胜利渠全灌区总共长达一万五千里的排灌渠道

纵横成网，二千六百多眼机井星罗棋布，灌区内的新乡、获嘉、武陟、原阳、延津等县和新乡市郊区共六十万亩土地，基本上实现了遇旱有水，遇涝能排。一九七一年，灌区的粮食平均亩产已由解放前的七、八十斤提高到六百一十六斤，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也由一、二十斤提高到一百零六斤。灌区粮棉产量连续三年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对国家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

人民胜利渠的兴建，为黄河下游发展引黄灌溉事业作出了榜样。继人民胜利渠之后，花园口、黑岗口等灌区也先后兴建起来。现在，黄河水灌溉的农田面积，正在一年比一年扩大。

唐代诗人李白写过“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如今，每年有上百亿立方米的黄河水被引用灌溉农田。这些滋润禾苗的黄河水，已经不能奔流入海了。

盐碱沙荒变良田

兰考、开封、郑州一带的黄河河段，解放前，经常决口、改道。每次决口、改道，都遗留下一批潭坑、沙岗和大片大片的盐碱沙荒，造成“风起黄沙满天飞，雨涝大水遍地流”，使这几个市、县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解放后，这里的人民，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植树固沙，排涝治碱，引黄淤灌，同旱、涝、沙、碱展开了顽强斗争。如今，许多地方绿树排成了林带，盐碱沙荒变成了沃土，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兰考县三义寨公社地处黄河故道，十九个大队中，过去有十三个大队的耕地因为盐碱严重不保收。一九六七年，这个公社的贫下中农决心引黄淤灌，治服盐碱。盐碱洼地落上一层淤

土，不捉苗的捉苗了，低产地变成了高产田。从此，他们每年冬春都出动大批劳力，修建排灌渠道，每逢七、八、九月黄河水含泥沙多的时候，就有计划地引黄河水淤地。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已有十一个大队淤地三万四千亩，其中有二万多亩淤上了二尺多厚的黄土。现在，这十一个大队已有八个大队由常年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一九七一年，侯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一倍多，今年夏季这个大队小麦又获丰收，卖给国家余粮十三万多斤。

这几个市、县沿河地区的广大群众在引黄淤灌中，还因地制宜地在低洼易涝盐碱地上种植水稻。为了预防因引黄种稻而扩大盐碱面积，他们使稻田区域化，并且狠抓水利工程配套，既挖灌渠，也修排渠，做到有灌有排。这样，不但有效地防止了盐碱面积的扩大，而且种稻的农田，经过灌水冲碱，排水洗碱，种一季稻又落上三寸左右的淤泥，地变肥了。郑州市郊区花园口、祭城、柳林等公社因地制宜地引黄种稻，连续几年获得了丰收。花园口公社的西黄刘大队，去年在盐碱洼地上引黄种稻一千亩，平均亩产八百一十斤。开封市郊区去年引黄种稻七万亩，平均亩产五百斤。现在，全郊区水稻总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多。牛庄公社牛庄大队块块地都是盐碱板，去年引黄种稻二千六百亩，使全年粮食总产量由一九六六年的五十七万多斤猛增到二百一十一万斤。今年，郑州、开封两市郊区虽然遭到旱涝虫灾和低温等灾害，水稻依然籽粒饱满，又是一个丰收年景。

（原载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都江银水穿山来

古老的都江堰流水，从灌县进入川西平原，渠道便连续分成万千支汊，构成了一幅巨大的扇形灌溉网，向着地势低下的东方滚滚流淌。

东方，大片的沃野良田靠它滋润；东方，还有多旱的广大丘陵地区等待着它去浇灌。

然而，“流水有意山无情”。就在川西平原的东部边缘，有一条绵延数百里的高高的龙泉山脉，它象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东去的水路，平原上用不完的条条渠水，被折入岷、沱二江，白白流去了。

每当干旱年月，人们登上龙泉山顶俯视，只见山西边平原上渠水长流，绿禾盈野；而山东边的丘陵上，田边龟裂，禾苗枯黄。人们多么盼望呀，盼望那滔滔的都江堰水流到山东边的丘陵来。

过去的憧憬，今天终于变成现实了。

沿着蜿蜒伸展的龙泉山脉，数十万贫下中农组成的水利建设大军，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磅礴气势，从简阳，从仁寿，从德阳和中江，在龙泉山中横贯东西开凿了总长四十多华里的引水隧洞；继之又开挖渠道，架设渡槽，修筑水库，在山东边建成了一系列“长藤结瓜”式的水利灌溉网。随着渠道网的配套成龙，都江堰水将流向仁寿、简阳、中江、三台等县多旱的丘陵地带，灌溉三百多万亩农田。这个数字，恰恰相当于解放初期整个都江堰流域灌溉面积的总和，成为四川水利建设史上

一页奇迹般的新篇章！

“是铁山，我们也要把它凿穿”

在国庆前夕 我们来到简阳地界的“龙泉隧洞”。这条隧洞全长近十三华里，是整个引灌隧洞中最长的一条。

这里山势巍峨，层峦叠嶂。老远就见到一座用条石砌成的巨大的隧洞拱门，宛如古代的城堡镶嵌在陡峭的山壁上。洞宽三点四米，高四点六米。洞中灯光通明，装料运渣的工程车来往如梭，民工们正忙着做砌拱清基的扫尾工作。纵目望去，俨然是一条石拱的地下长廊。工程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龙泉隧洞”是简阳引灌工程的咽喉，隧洞过水能力为三十个秒立方，全年引水量达四亿立方，可灌溉农田一百二十万亩。

令人震惊的是，这条巨大的隧洞工程还仅仅是简阳县引灌工程之一。他们还开凿了二十二条短隧洞，加上傍山修筑的渠道和一连串巨型水库，整个主体工程挖填的土石方总共达一千四百八十万立方，如果按一立方一立方的排列起来，可排一万四千八百公里长，相当于近三十条成渝铁路的长度。这是多么宏伟而壮观的工程啊！

凿洞穿山，谈何容易。参加开凿隧洞的一些老年民工和干部向我们说，这么大的工程，莫说解放前连做梦也想不到；就是当今，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搞不成的。从他们的叙述里，我们得知了穿山引水有过激烈的斗争。

原来，一九五八年，当地人民就提出过穿山引水的建议。县里有关部门进行测量，也发觉本县海拔低于川西平原一百多米，搞引水灌溉很合理想。可是，那时省里有人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却不顾当地实际情况，硬要强行贯彻他们那一

套“以机电提灌为主”的黑水利方针，把凿隧洞、修水库一律斥之为“少慢差费”，拒不批准穿山引水的方案。把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扼杀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毁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百万简阳人民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水利建设方针，掀起了重新安排山河的战斗。

一九七〇年初春，云雾缭绕的龙泉山区，水冷风寒。来自简阳全县数以万计的民工，怀揣红宝书，心向红太阳，异口同声地向大山发出誓言：老愚公能挖山不止，我们就要来个百万人争当新愚公，是铁山，我们也要把它凿穿！他们以大寨人为榜样，拿上钢钎，举起二锤，挥动十字镐，破土动工，打响了开凿“龙泉隧洞”的战斗。

民工们的干劲犹如暴发的山洪。最初，人们从东西两头凿洞，干着干着，大伙嫌工作面少，就沿隧洞上部侧面，打了十四口斜井，人从斜井下到主洞，再从这里向东西两头掏挖，最后互相沟通。这样，工作面由两处变成了十六处，人上得更多，凿得更快了。

“龙泉隧洞”岩层复杂，有人形容这里象个地质博物馆。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有的岩石坚硬如铁，一锤只能打个白点；有的地方泥石松散，活象豆腐渣，一碰就塌；有的地方上下涌水，好象“水帘洞”，还有的地方冒出天然气和瓦斯。从开工以来的上千个日日夜夜，人们真是历尽艰辛啊！

那是还没有通风设备的时候，有一个队的民工在打进隧洞三百多米的地方，忽然感到空气稀薄，喘不过气来，渐渐地，有些人昏过去了。带队的干部说：“撤！安全要紧。”可是，撤出去的民工走出洞口，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又跑回来继续战斗。